

安·索弗洛諾夫著

非這樣生活不可



安·索弗洛諾夫著

非這樣生活不可

四幕劇

林 耘 譯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73

字數 78060

非這樣生活不可

著 者	安 · 索 弗 洛 諾 夫
譯 者	林 松
編輯者	中 國 戲 劇 家 協 會
出版者	作 家 出 版 社 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發行者	新 華 書 店

京0001-5000

定價4.900 元

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А. СОФРОНОВ
ИНАЧЕ ЖИТЬ НЕЛЬЗЯ

據 А. СОФРОНОВ: ПЬЕСЫ (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·
МОСКВА, 1953) 譯出。

CAH/10/07



作 者 像



司台格爾：您說，格魯培，您是擁護民主呢，還是擁護法西斯？

（第一幕第二場）

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



盧狄：這是特爲給您的一杯，蕭爾茨。

（第一幕第三場）

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



克拉勤：我跟弗利特利許……

(第一幕第三場)

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



米爾茨：你說你要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究竟是什麼事情？

（第三幕第五場）

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

登場人物

- 卡爾·米爾茨（米爾茨）——煉鋼廠工長，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，車間支部書記，五十八歲。
- 瑪爾塔·米爾茨（瑪爾塔）——他的妻子，五十六歲。
- 盧狄·米爾茨（盧狄）——他們的兒子，煉鋼工人的工作隊長，三十五歲。
- 佛蘭茲·米爾茨（佛蘭茲）——他們的兒子，二十八歲。
- 克拉勒·米爾茨（克拉勒）——他們的女兒，女化驗員，二十三歲。
- 艾爾弗莉達——盧狄的妻子，三十歲。
- 庫爾特·司台格爾（司台格爾）——煉鋼廠廠長。
- 華爾特·雷別爾克（雷別爾克）——教授，化驗室主任。
- 提奧多·格魯培（格魯培）——工程師。
- 羅特巴爾特——工程師。
- 愛德華·赫富曼（赫富曼）——醫生。
- 保爾·蕭爾茨（蕭爾茨）——煉鋼工人，四十八歲。
- 愛麗莎——他的女兒，女化驗員，二十一歲。

弗利特利許——他的兒子，二十三歲。

約瑟夫·鮑爾（鮑爾）——人民警察局的職員。

麥克司·休特爾（休特爾）

亨利許·魯姆潑夫（魯姆潑夫）

阿杜爾·崇達克（崇達克）

奧古斯特

路蕙莎——工廠食堂的女侍。

人民警察數人

從西德來的工人代表。

事件發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某一工業城市中，

第一幕

第一場

煉鋼廠工長米爾斯家中的餐室。餐室中央擺着一張橡木餐桌和六把笨重的椅子。窗簾。沙發。書架和書籍。收音機。牆上掛着用普通鏡框裝着的風景畫和列寧與台爾曼的遺像。兩個窗戶，從窗戶中可以看到城市中哥特式的建築物，高而尖的瓦屋頂和灰色的房屋。

是吃晚飯的時候。瑪爾塔·米爾斯在餐室中，她是一個上了年紀的頭髮灰白了的婦人。她穿着圍裙，正在擺餐具。傳來工廠的汽笛聲。瑪爾塔側耳傾聽，一邊瞅着鐘。門鈴響。瑪爾塔走出去，即時與艾爾弗莉達一同回來。艾爾弗莉達穿着白色的罩衫，手裏拿着一張捲成圓筒形的厚紙。

艾爾弗莉達 我是頭一個回來的嗎？

瑪爾塔 跟平常一樣！……

艾爾弗莉達 （脫下罩衫）小瑪爾塔叫我代她親親她的奶奶。（走到瑪爾塔身邊，吻她。）

瑪爾塔 我的小鳥兒，她大概成天到晚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吧？

艾爾弗莉達 是呀，媽媽。飯做好了嗎？

瑪爾塔 跟平常一樣，做好了。

艾爾弗莉達 今天我們幼兒園裏可有一樁喜事，給我們送來了新的傢具，一色白漆的小床鋪、小椅子、小桌子……全是新的。孩子們高興極啦……開始他們一聲不響地看呀瞅呀，接着就問起來了：『可以在這上面坐嗎？可以在這上面睡嗎？』只要一答應了他們，就沒法再叫他們起來了！小瑪爾塔怎麼也不肯起來，她把自己的洋娃娃擺在床上，說：『現在你睡吧！』洋娃娃當真閉上了眼睛，真有意思……

瑪爾塔 我真想念我們這個噹噹噹的小傢伙，我已經有整整五天沒有看到她啦！

艾爾弗莉達 吃過中飯以後，這小傢伙又跟別的小朋友們一塊兒用五彩紙剪貼標語畫。

（展開五顏六色的標語畫。）

瑪爾塔 （唸）『我們的幼兒園向全世界的孩子們致敬！』（深深地嘆了口氣）可憐的德國孩子們……

艾爾弗莉達 媽媽，您怎麼這麼說呀？現在我們的孩子們多麼幸福！他們什麼都有了。

瑪爾塔 還並不是什麼都有，弗莉達，還差得遠呢……我們現在還談不上幸福，我們沒有一天安安靜靜的日子，弗莉達，我很擔心，要是再打起仗來……

艾爾弗莉達 可是媽媽，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它打不起來。

瑪爾塔 是的……不錯……我今天不知怎麼的有點心神不安……就快天亮的時候我夢見

了伏爾夫跟佛蘭茲……一個很不吉利的夢……好像死在斯大林格勒的不是伏爾夫，而是佛蘭茲……我在夢裏還高興起來了。真不好……我夢見了伏爾夫現在跟我們在一起……我夢得那樣清楚……他跟盧狄一塊兒站在馬丁爐旁邊……他跟盧狄一塊兒，伏爾夫那樣恨透了法西斯，可惜死在斯大林格勒了！我們全家人，全家人都恨透了法西斯……全家人都恨！就是佛蘭茲一個人跑到那邊去了……

艾爾弗莉達 媽媽，別說了。您聽說了嗎？從前阿道爾夫·哈姆布爾克的大莊園，再過幾天就要成爲我們工廠的療養院了。

瑪爾塔 那真是太好了！

艾爾弗莉達 您猜哈姆布爾克在他的日記上怎麼寫的，他說：『我的莊園是一座僅僅適合給三四個人的家庭住的簡陋的住宅！』可是現在那兒就要成爲一座可以容納五十個病人的工廠療養院了！我們還準備把孩子們也搬到那裏去……又是五十來個人！瞧，他還說是一座『簡陋的住宅』呢！

瑪爾塔 哈姆布爾克說的是謙虛話。

艾爾弗莉達 太謙虛了！

瑪爾塔 要是爸爸能上那兒去休養休養多好！自從一九四五年，蘇聯人把他從『達哈烏』集中營裏解放出來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他從來沒有休息過一天……再說，今年他到蘇聯去了一趟回來以後，他作了多少演講、報告！他真給累壞了……

艾爾弗莉達 媽媽，您說什麼？他一心一意忙着他的快速煉鋼，您能勸得動他嗎？我看還是您去休養去。

瑪爾塔 我並沒有受累。

克拉勒上。

克拉勒 他們還沒有回來嗎？啊呀，我餓極了！我可餓壞了！媽媽，先拿塊麵包吃，行不行？

瑪爾塔 你就敗你自己的胃口……

克拉勒 不會的，我的胃口一向是挺好的！行嗎？

瑪爾塔 爸爸跟盧狄一回來，我們就開飯……

克拉勒 怎麼樣，行嗎？

瑪爾塔 好，你拿吧。

克拉勒（稱下一塊麵包）同志們！雷別爾克教授發明的新鋼已經實驗成功了，就可以開始熔煉了！你知道嗎，媽媽？我覺得他好像長高了點兒。

瑪爾塔 那怎麼能呢？

克拉勒 真的，媽媽，他走起路來也有一股特別勁兒，他當然可以那樣囉！要是我發明了這樣一種鋼的話，我也會那樣的！

瑪爾塔 你這不已經那樣鼻子朝天地走路了嗎！

克拉勒（撇嘴）唔，你想想看，我幫着雷別爾克一起工作，不也應當感到驕傲嗎？這是多麼堅硬的一種鋼呀！不過這是祕密！

瑪爾塔 我一聽到『鋼』這個字，我就聯想到戰爭。

克拉勒 你怎麼的啦，媽媽！（拖長聲音地）這種鋼是爲了我們共和國的和平建設而發明的。

瑪爾塔 你什麼時候說話才能不再這樣像喊口號似的？

克拉勒 啊！媽媽，媽媽……我們在柏林青年聯歡節上習慣了這樣……我們在那兒全都挽着胳膊走路：德國人、蘇聯人、中國人、印度人、黑種人、美國人……

瑪爾塔 美國人？

克拉勒 媽媽，在美國並不全都是好戰分子，也有正常的人……弗莉達，你到底什麼時候能把我那位可敬的大哥管得緊點兒？他每天吃中飯都晚回來，害得我開會老遲到。

瑪爾塔（微笑）你的會也真是太多了。

艾爾弗莉達 據我看來，克拉勒去參加的會老是那一個當主席。

克拉勒 弗莉達，這可不許亂造謠。

艾爾弗莉達 難道不是這樣嗎？

克拉勒（發覺母親的目光緊盯着她）媽媽，別這樣看我。……弗利特利許是個很好的人……

並且我也歡喜他……那有什麼呢？……弗莉達，你總是往別的方面去想。

艾爾弗莉達 我往什麼方面去想啦？哼，你自己倒臉紅了！

克拉勒 沒有！

艾爾弗莉達 你去照照鏡子看。

克拉勒 媽媽，你幫幫我吧！

瑪爾塔 弗莉達跟你開玩笑的。

盧狄上。